

黄复彩 一著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梁武帝

梁武帝

一段王朝的兴衰历程

一个菩萨皇帝的

传奇人生 南北对峙 波诡云谲

宫廷内乱 刀光剑影 沙场杀戮

粉黛销魂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长
篇
历
史
小
说

梁武帝

一段王朝的兴衰历程

一个菩萨皇帝的传奇人生

南北对峙 波诡云谲 宫廷内乱 刀光剑影

沙场杀戮 粉黛销魂

黄复彩一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梁武帝 / 黄复彩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96-3417-3

I.①梁… II.①黄… III.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3339 号

出版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汪爱武

装帧设计: 丁 明 彭 彭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3813778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24 字数: 39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人之将死 /001

巫术 /005

竟陵八友 /008

棋非棋,花非花 /013

非常之时 /019

血染宫门 /023

玩的就是心跳 /030

密谋大计 /039

心有千千结 /047

政变在悄悄进行 /050

京城处处屠宰场 /055

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 /059

贤首山之战 /063

北魏大军一夜蒸发 /069



屠杀重新开始 /072

世间绝音 /076

第二章

镇守石头城 /083

决战邓城 /088

皇子们的噩梦 /094

诗人沉浮 /099

最后一枚钉子 /105

萧宝卷闪亮登场 /109

女人如棋 /116

表兄外甥与阿舅 /121

步步莲花 /125

烽烟四起 /130

雍州上空有条龙 /137

雍州虎 /144

京城陷落 /154

玩家末日 /160

第三章

江山易主 /166

头等大事 /171



禅让,禅让 /182
朽索下的马车 /191
天下者,天下人的天下 /195
君臣之间 /201
山中日月 /208
佛道之争 /213
赤脚的不怕穿鞋的 /222
北伐,北伐 /226
洛口溃败 /230
钟离大捷 /236
一朝文武,皆是诗人 /240
腐败就这样开始了 /247
帝王后院 /253
飞升之梦 /259
一座大坝的垮塌 /263



第四章

君臣交恶 /269
兄弟情分 /274
叛逃的王爷 /281
菩萨皇帝 /285
亲人何以成仇家 /289
嬉皮士 /293

一个叫达摩的洋和尚 /297
一个女人统治下的帝国 /300
河阴屠杀 /303
天才战神 /308
乱世英雄(一) /314
乱世英雄(二) /318
立储风波 /323
同泰寺的钟声 /327
向皇上叫板 /332

第五章

吉梦 /338
天上掉下馅饼来 /343
灾难已经开始了 /348
过河的卒子 /353
最后的防线 /360
西洲曲 /366

后 记 /375

第一章

人之将死

一个人要死, 是任何力量也拉不回来的, 不管这要死的人是卑贱的草民还是位尊天下的帝王。

齐武帝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七月, 首都建康齐武帝寝宫被一片死气久久地笼罩着, 在病榻上躺了三个多月的齐武帝萧赜即将驾崩。

对于萧赜来说, 这一年真的是流年不利。一月, 做了十年太平皇帝的他突然心血来潮, 命人赶制了三千辆战车, 准备收复被北魏长期占据的北方重镇彭城。这件事刚刚开始, 他的长子、文惠太子萧长懋就在三月里因病去世。不久, 他在一次早朝时突然感觉头晕目眩, 差点一头栽倒在地。但他不想让人看到他们的皇上病了, 那天的早朝照常进行, 满朝文武, 几乎没有人看出这个早朝与往日有什么不同。然而早朝结束, 他却怎么也走不下殿来。皇上不退朝, 其他人都不好离去, 但他还强撑着, 让人唤来皇家乐队, 说要在奉天殿看一场别出心裁的演出。直到一口黑血无法遏制地从他的口腔内喷涌而出……

这是七月的最后一天, 江南伏暑季节。黄昏时分, 昏迷了一整天的萧赜再次醒来。他睁开眼, 茫然地看了看四周: 雕梁画栋的宫殿、穿梭来往的美人——这曾经让他如此熟悉又如此迷恋的一切, 竟然又梦幻般地出现在眼前。但他知道, 他细若游丝的生命即将耗尽。现在, 他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 他就要死了, 无论是宫殿还是美女, 都将不再属于他, 身为一代帝王, 他将像影子一般消失于世, 被人埋在地下, 接着就会渐渐地变成腐尸……

一股悲凉袭上心头, 黏稠的黑血再一次涌出他的口腔。皇宫里再一次传出娘娘们的哭叫声, 太监们尖着嗓子的叫喊声, 太医们也装模作样地忙着诊脉、掐人中、灌醒魂汤, 垂死的皇上又一次缓过气来。他喘息着, 漠然地看了看





四周，他看到一张张真真假假的脸上挂着幸灾乐祸的谄笑。是的，他就要死了，而他们却还活着，这就是现实。他无奈地闭上眼睛，他的次子、竟陵王萧子良向在场人挥了挥手，说：“都退下吧，让皇上歇息。”

殿内重新陷入一片死一般的沉寂。开始下起雨来，雨滴滴答答地打在瓦楞上，一声比一声紧密。萧子良连日侍候在父亲的床榻旁，此刻，他多想有一张床，好让自己美美地睡上一觉啊，然而他却一点睡意也没有。

“子良……”齐武帝朝空中伸出他的两只干枯的老手，他在黑暗中摸索着，像是要努力抓住什么东西。

萧子良重新伏到父亲的床榻前，握住父亲的手说：“父皇，儿臣在。”

“子良，我就要死了吗？”齐武帝用几乎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问。

“父皇，我已安排五百名僧人在华林园为您消灾祈福，佛会加被于您的。”

齐武帝呻吟着，额上沁出一粒粒黄汗，看得出，他在与死神作最后的挣扎。

“子良，这个王朝，会是走到尽头了吗？”

“父皇，不会……”

“一切该来的总会来的，这个世界，太可怕了……”

自从受命汤药伺候父亲的那一天起，萧子良就经常听到父亲在睡梦中发出一种可怕的惊叫。他不知道父亲在梦中究竟看到了什么，父亲是感觉到死亡的临近吗？常常一整个夜晚，他总能看到父亲披着睡衣在寝宫的廊檐下独自徘徊。随着日子的逝去，父亲越来越沉默得像块石头。

“尚儿……”齐武帝在唤他的皇太孙萧昭业的乳名。

“已经派人找他去了……”

“子良，你觉得我该把皇权交给他吗？”

“父皇的决定如此英明，儿臣只会尽力辅佐他。”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不愉快。”

“没有，真的没有。”萧子良赶紧说，“父皇忘了，尚儿一直是在儿臣身边长大的。他就像儿臣的孩儿。”

齐武帝一共有二十三个儿子，细数起来，有资格做太子的，除了长子萧长懋，也就是这个次子萧子良了。萧子良为人敦厚，在朝廷上下广有人缘，更重要的是，萧子良这些年曾先后做过会稽太守、丹阳尹、扬州刺史等。应该说，他有一定的参政主事的经验，让他做皇太子，应该是唯一的选择。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齐武帝的决定。那一天，当齐武帝走进太子寝宫，去吊唁早逝的

长子时,他第一次发现,萧长懋寝宫的奢华,足可以与皇上的寝宫相匹。可是这一切,与太子一向过从甚密的萧子良一次也没有在他面前提过。目睹这些,齐武帝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如果他最放心的太子暗地里都有随时与他争夺天下的野心,这个世界,还有值得信任的人吗?齐武帝当场就将火发泄到次子萧子良的头上。也正是在一时的激愤之下,齐武帝立即宣布立萧昭业为皇太孙。继位人的事,就这样草草定下来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齐武帝对立萧昭业这件事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而且很快就后悔了。太平年代里长大的萧昭业是一个花花公子。朝中很多老臣对立萧昭业这件事都持反对态度。或许正因为如此,齐武帝在刚一卧病时,就将次子萧子良召进宫来。他似乎有话要告诉萧子良,却一直没有说出来。

暑热的一天终于结束了,从宫墙外吹来一阵带着湿气的凉风,偌大的延昌殿里难得一片宁静。四周一片黑暗,齐武帝知道,他生命中的又一天过去了。这也许是他最后一个黄昏,一个多么宁静的黄昏!他享受着这最后一个黄昏,享受着这生命中难得的宁静,但他知道,这死一般的宁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在这种宁静里,一场争夺皇权的生死决杀就要开始。

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让齐武帝的意识异常清晰。在这难得的清醒时刻,往昔的时光像一面镜子,把一幕幕影像映现在面前。

十五年前,萧贲的父亲萧道成冒死发动宫廷政变,断然除掉刘宋的最后一个皇帝刘昱,又从傀儡儿皇帝刘準那里理所当然地接受了“禅让”,从而让统治南方五十八年之久的刘宋王朝彻底垮台,南齐——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王朝建立。然而开国皇帝萧道成天生福浅命薄,在位只短短一年就命归黄泉了。身为长子,萧贲当然地继承南齐的皇权,成为又一代君主——齐武帝。在那些腥风血雨的年月里,萧贲亲眼目睹父亲是怎样冒着生死夺得天下的,他也亲眼看到父亲为了巩固南齐的天下,将一颗颗人头像割麦子一样割落在地。对于一个太平皇帝,他所要做的就是好好守住一份家业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应该说,萧贲的确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在位十一年,南齐天下算是稳定,江南百姓也算是过了几年安安稳稳的日子。

没想到的是,一切似乎刚刚开始,他却不得不步父亲的后尘,很快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一颗眼泪流到齐武帝的腮边。皇妃们都休息去了,萧子良也偎在他的床榻边打盹。在这个黄昏,没人注意到他的这颗眼泪,大臣们都在忙着,忙着为



他做老衣，忙着部署一个帝王死后的隆重葬礼，忙着新皇的登基。

“尚儿……”

萧子良从昏睡中惊醒，他听到父亲仍然在唤皇太孙的乳名，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无名的愁绪，但他还是安慰父亲说：“西州离这儿有一百多里地，紧赶慢赶，怕也要到明天早上。”其实他知道，这些日子，皇太孙萧昭业一直就在建康，只是没有人清楚他究竟在哪里。

“子良，刚才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梦。”

“梦说明不了什么，别太在意。”

“一只巨大的黑鸟张开翅膀，狂叫着，向我扑来……”齐武帝说着，脸上露出惊恐的神情。

“啊！”萧子良清楚地记得，他的长兄、文惠太子临死前也曾向他说过这样的梦，他隐约地感觉到，那绝对是一个不祥之梦。但他还是安慰父亲说：“佛经上说，一切颠倒梦想，皆是虚妄，父皇一定是太累了，睡一觉也许就会好的。”

齐武帝换了一个话题，他不再提那个梦，也不再提皇太孙的事。

“子良，今天是什么日子？”

“父皇，今天是永明十一年七月三十。”

“呵，明天是八月初一，那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萧子良明白父亲的意思了，他再次贴近父亲说：“父皇还有什么话要交代儿臣吗？”

“子良……你今年多大了？”

“启禀父皇，儿臣生于宋大明三年，今年已痴长到三十二岁。”

“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一年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

“父皇的记性真好，”萧子良说，“儿臣很小的时候，父皇就向儿臣讲过这段故事。”

宋孝武帝刘骏是文帝的第三个儿子，按照“立长”的原则，刘骏本没有做皇帝的资格。但这一年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写了刘宋王朝的历史，也将刘骏送上了皇帝的龙座。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文帝的长子刘劭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父亲文帝在接连诛杀了几位据说企图谋反的皇叔后，接着将要废掉他的太子位。情急之下，刘劭伙同弟弟刘浚连夜发动宫廷政变，杀掉父亲，自立称帝。消息很快传到远在雍州任刺史的刘骏那里，刘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带兵扑向建康，杀死自己的两个哥哥，平息了叛乱，并取而代之，史称孝武帝。

建康城外有民谣曰：“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紫；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

萧子良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突然提到这段历史，是因他的出生之年而生起的联想，还是另有深蕴？

“你呀，什么都不错，就是太过软弱。”他听到父亲叹了口气说。

过了一会儿，齐武帝忽然睁大了惊悸的眼睛，他用几乎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子良，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齐武帝示意萧子良把头俯过来，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子良，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萧子良四顾寻找着，细心谛听着。宫殿的瓦楞间，有几只麻雀在啾啾；雨打在窗外的芭蕉上，雨声细密，远处传来阵阵闷雷。

“我已经听到先皇在地底下发出的笑声。”

像是回应齐武帝的说话，一阵狂风，一只受惊的鸟“嘎”的一声撞到宫殿的窗棂上。在这样的夜晚，这声音让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此刻，萧子良已经失去了耐性，他只希望尽早结束与父亲这样的会见，早点回到自己的寝宫，好好睡上一觉。但父皇却死死地抓住他的手。忽然，齐武帝指着寝宫墙上挂着的那把剑说：“竟陵王，替朕把那把剑解下来。”

早有人将那把剑取下来，送到萧子良手里。萧子良握着那把剑，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来。

齐武帝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忽然从床榻上坐起，两眼圆瞪着，直视萧子良，声色俱厉地说：“竟陵王，朕现在问你，朕要是把江山社稷交给你，你敢杀人吗，哪怕是你的佐命大臣，哪怕是皇太孙？”

只听“当啷”一声，那把剑落到地上，萧子良浑身颤抖着，说：“父皇陛下，儿臣情愿做一个山中道士，做一个云游孤僧，孩儿只是一心钻研文学和佛学，从来没有此非分之想。”

齐武帝叹了口气，他朝萧子良无力地挥了挥手，示意他回去休息。萧子良像是遇到大赦一般连忙逃离延昌殿。

“尚儿……”齐武帝绝望地呼唤着皇太孙，然而没有人回应他。

巫 术

垂死的齐武帝在急切地呼唤着他的皇太孙，但这个时候，皇太孙萧昭业既





不在西州，也不在来建康的路上，而是在一个有名的巫女杨婆家里。

从去年开始，萧昭业总是借各种理由不惜降尊纡贵，一次次光顾这个平民百姓的寒居。

作为皇帝的长孙，萧昭业早在心里将一笔账算了又算。他的祖父已经五十出头，即使老皇帝能够长寿，也大约只有二十年的时间。问题是他父亲文惠太子正当盛年，等他父亲顺顺当当登上皇位，再在皇位上耗尽生命，自己的这一盘黄花菜早就凉了。

萧昭业是在去年认识杨婆的，于是当然也就见识了杨婆奇妙的巫术。带着一份好奇心，萧昭业问杨婆：“您奇妙的巫术能否让一个人早点到另一个世界？”杨婆说：“这有何难？”南北朝时期盛行一种巫术，施术者用桐木雕刻成一个类似仇人相貌的桐人，然后用象征刀剑的铁针扎进桐人的要害部位，或者将女人的经血涂在桐人的周身，再加以最恶毒的诅咒，据说就可以让仇人遭灾或促他早日死亡。

于是，萧昭业向杨婆报了一个名字：萧长懋。这正是他父亲文惠太子的名字。陋巷草居中的杨婆并不清楚这名字的来历，她要的是钱，只要有钱，什么样的巫术她都能施展。今年年初，他父亲文惠太子果真一命呜呼了。尽管当时萧昭业在父亲的遗体旁哭得死去活来，但他内心里高兴啊，他扳着指头又算了一笔账，三级跳变成二级跳，登上帝位的时间从此大大缩短。他父亲死后一个月，老皇帝果然宣布立他为皇太孙。当垂涎已久的东西变得触手可及时，竟越发让人急不可耐了。于是，萧昭业与杨婆签订了一份协议，如果杨婆能够以她的巫术让皇上，也就是他的祖父在今年内一命归天，她将会得到一份数额更大的赏金。而且这份赏金并不固定，随着齐武帝死亡日期的提前，这份赏金将逐次增加。杨婆巫术之灵验在建康城早有传说，五月中旬，皇上在一次早朝时突然昏厥，大口吐血，从此就没有再登上他坐了十一年之久的帝座。

杨婆不无得意地向萧昭业坦言，逢单的日子，她都会在一个桐人的脸部涂上建康城最肮脏女人的经血。杨婆说：“恭喜公子，请公子相信，公子的那个仇人，呵呵，愿他的灵魂饶恕我，您就等着好消息吧，那个人大殓的日期绝对不会超过六月初六。”

然而直到七月将至，仍没有传来皇上驾崩的消息。萧昭业已经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开始怀疑杨婆的巫术，开始觉得父亲的死，不过是一次偶然。这一天，当他再次来到杨婆家时，杨婆又将她的巫术重新演绎了一遍。杨婆念着咒

语，将一根锋利的铁钉朝那身穿龙袍的桐人胸部猛力刺去……

齐武帝就要死了，这一天终于到了，萧昭业几乎是一路哭着奔到延昌殿的。二十一岁的皇太孙喊着祖父的尊号，哭叫着，一路跌跌撞撞。皇太孙的悲伤的确令人动容，连东宫的卫士们也不由得流下泪来。然而谁能听得出，皇太孙的哭声分明就是一种欢呼，一种胜利即将到来的狂热歌唱。

昏沉中的齐武帝被这哭声惊醒，紧接着，他感觉皇太孙已经一头扑到他的床榻前。这是一个身材颀长、容貌端美的少年，他继承了家族的高贵与典雅，聪慧、秀美，又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这个长孙，齐武帝是打心里喜欢，他常常不顾威仪，将幼小的长孙抱在膝上玩耍。现在，当这孩子悲痛欲绝地伏在他的床榻前时，他深深地被感动了。

“尚儿，朕，就要死了。”

萧昭业偷看了一眼那床榻上的祖父，他想，杨婆的巫术果然灵验，老东西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但表面上他却装着悲伤地说：“不，太皇，皇爷爷，孩儿不要您死，孩儿愿您万岁万岁万万岁！孩儿愿您像天上的月亮，永远将您耀眼的光芒普照在这大地上，照耀在孩儿我的头顶。”

齐武帝额头映出一抹苦涩的笑来，他在想：“或许真有人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那个人肯定不是我，我就要死了，可我才不过五十四岁。”有一丝玄妙之光从他的额前瞬间闪过，他伸出手来，努力想在空中挽住什么。萧昭业似乎明白祖父的意图，他一把抓住悬在那只枯藤般的老手，说：“皇爷爷，您不能走啊，您走了，孩儿我怎么办啊！”

萧昭业的哭声让周围的人潸然泪下，延昌殿里响起一片哭泣之声。齐武帝看不到皇太孙的容貌，但却听到他悲痛的哭声，一滴浑浊的眼泪竟然从齐武帝干枯的眼眶里滚落下来。他拉着皇太孙的手，充满爱意地抚摸着这个鲜嫩的生命，说：“别哭，你要，真想念朕……就努力去做一个英明的君主，把天下治理好，让朕的江山社稷如青山不老，朕也就安息九泉了。”

萧昭业等的就是这句话，这一刻，他的心里一片光明。老东西就要死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他就要坐上那把至尊御座，做一名真正的天子了。他在心里说：“快啊，老东西，趁着还有一口气，赶紧让人把遗诏拟好啊！”然而他却仍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唤着：“不，太皇，我不要什么天下皇图，我不要什么江山社稷，我只要您，我要您永远活在世上，像白天的太阳，像夜里的星星……”

忽然，齐武帝睁开眼，在发布他人生最后一道诏书之前，老皇帝要再考察





一番这位年轻的继任者。他说：“这些年，无论是高帝还是朕，全朝上下，无不节衣缩食，这才使空芜的国库得以充实。现在，我留给你的是五万亿钱和十万匹绢，另外还有数不清的玉器、琉璃以及玛瑙。你将怎么花这笔钱？”

萧昭业完全被祖父报出来的数字惊呆了。他的眼前出现一座金山、一片银海，他的眼前有一片闪烁的光芒。他想起父亲文惠太子生前对自己的严厉管束，那时候，他想花一笔钱是多么不易啊，现在，他却一下子拥有了这么多的钱和宝物。他想了想，回答说：“第一，我要为您老人家修一座自古以来最大的陵寝，那是一座真正的地下宫殿，这座宫殿将会以金为柱，以银为饰，里面堆满了山一样的玉器和宝物，还有无数的奴隶做您的陪葬。”萧昭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满脸是泪，像疯子一样挥舞着双手，大声地抒发着对未来的憧憬：他要建立一支世界上最壮观的皇家仪仗队，让百姓们在他每一次浩荡的出行中感受皇威的不可侵犯；他要建造一座比阿房宫大十倍、百倍的宫殿，让那个埋在地下四百余年的秦始皇为之汗颜；他要建一座庞大的皇家花园，让自己足不出宫，就能感受山的雄伟、海的瑰丽……

他忘情地在祖父的病榻前走来走去，挥舞着双手喋喋不休。

齐武帝向他的最后一位知己挥了挥手，他用全身的力气，发出一阵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笑声。

宫墙外传来一声声知了的鸣叫：“死了，死了。”此刻，这声音已不再令齐武帝烦躁，是啊，死了，死了，一死百了。既然南齐劫数已尽，那就让这些无能的后辈们相互残杀去吧。他决定不再说话，不再作任何念想。

一代帝王，终于快意地闭上了双眼……

竟陵八友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竟陵王萧子良的府上，一群文人雅士正在慷慨激昂。

应该说，这是永明十一年以来西邸文学派在竟陵王府上的第二次文学聚会。这年三月，当齐武帝宣布立萧昭业为皇太孙后，他们曾自发聚集于鸡笼山西邸，那次的文学聚会并没有商讨出任何好的应对方案来，却引起齐武帝的反感和警惕。于是，齐武帝对西邸派文学社团的态度不再委婉，竟陵八友中的范云被派往湖南任零陵内史，王融从尚书省降至中书省任职，而在荆州随王萧子隆府任谘议参军的谢朓则被召至建康待业家中。那次聚集，被后来的人们称

作“西邸派文学事件”。

生活在南北朝时代,如果一个农夫或贩夫士卒随口吟咏出一首像模像样的诗来,谁都不会觉得惊奇,就像我们所熟知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中国一个农民能写几句打油诗、能哼上一两段京剧样板戏一样。南北朝时代的年轻人没有哪个不渴望做一个诗人,渴望做一个文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那个时代的流行,就是诗歌,就是文学。文学是一个人身份的标志,也是迈向仕途的阶梯;那个时代造就了无数文人雅士,文人雅士也为那个时代创造了辉煌的文学。一百余年的南北文化的冲撞,为南朝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那个时代产生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永明体”诗歌。研究文学史的人们认为,“永明体”为后世唐代近体诗的繁荣开创了道路。如果说“永明体”是“竟陵八友”的集体功劳实不为过,那么其中的旗手是沈约和谢朓。沈约是史学大家,也是南朝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不仅撰写了《晋书》和《宋史》这样恢弘的历史著作,还创造了“四声八病”诗歌理论。

李白是谢朓的超级粉丝。后人多是从他的代表作之一《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认识谢朓。我们所知道的谢朓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曰:

灞浐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镇不变?

评论家们说,“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是谢朓所有作品中最脍炙人口的名句。

可以说,整个永明时代,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人人都是作家,个个都是诗人,只是各有层次,高下不同。

南北朝文学的流行,与当时的达官显贵们尤其是帝王自身的推崇有极大的关系。齐武帝不主张文人治国,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文学的喜爱。他本身就是一个诗人,出有诗集。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几个儿子都在文学上有极高的造诣,除长子萧长懋和次子萧子良外,他的八子萧子隆,十一子萧子罕也都很有文学天赋,且都有诗集问世。萧子良的堂兄弟萧子显,则是《南齐书》的编纂者。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这位皇帝家族中诸多成员的诗歌集是由他人代





作,或自费出版的那种平庸之作。那时的达官显贵们多有“养士游谈”的嗜好,每一个达官显贵家就是一个极具规模的文人社团,全国处处是作家协会。这既是达官显贵们显示身份的需要,也是他们为抬高自己声望、扩大政治影响的一个手段。而一些以智谋著称的作家和诗人,往往并不甘心只做一个文士,他们的聚会,往往与政治有关。

前面说过,齐武帝萧赜有二十三个儿子,在他即位不久,就立长子萧子懋为太子,除了长子,在这二十三个儿子中,齐武帝比较看重的就是次子竟陵王萧子良了。为了让这个自幼温文尔雅的儿子身上多一点孔武之气,几乎是在封长子为太子的同时,齐武帝就让萧子良做了护军将军领司徒,让他有实际的领兵权力。天地良心,齐武帝对他的二儿子应该是很器重的吧,偏偏萧子良对政治没有一点兴趣,他宁愿去做一个文学青年,而不愿去做一个丞相。但他还是利用丞相的权力,将他位于鸡笼山西邸的别墅办成文学沙龙场所。他的家里,陈列了古代的衣服、兵器以及大量的图书,俨然一座历史文化博物馆;他又招纳四方文人作家汇集于他的这个私人文学沙龙,无偿地供给吃喝,为他们创造一个自由的文学空间。那些游手好闲的骚人墨客蝗虫般地扑过来。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范云、沈约、谢朓、王融、萧衍、任昉、萧琛、陆倕八人,号为“竟陵八友”。“竟陵八友”一个个才华出众,被后世誉为“一代辞宗”的沈约很早就写过《晋史》和《宋书》,是当时有名的大学者;谢朓不善言谈,但他却因为山水诗的成就而与东晋时另一位诗人谢灵运并称为“大小谢”;萧衍(也即是后来的梁武帝)则是“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自然非等闲之辈;范云、王融、任昉、陆倕等也都有文集问世。三国时曹丕认为,“文人相轻,自古亦然”,但“竟陵八友”之间却不难看到相互吹捧、你唱我和的场面。如沈约说任昉“二百年来无此诗”,萧衍说谢朓的诗“三日不读,便觉口臭”。在政治上,“八友”也差不多是相互鼓励。王融说萧衍将来“宰制天下,必在其人”,而范云则预言王融“三十以内必望为公辅”,更把王融比作周召二公。这是一支庞大的文人集团,又是一支潜在的政治力量。范云是最早追随于竟陵王府的文人,也是萧子良最重要的谋士和私人秘书。萧子良曾不避嫌讳,数次在父亲齐武帝面前举荐范云,遭到父亲的讥讽。“八友”中的沈约、范云、王融都先后在竟陵王府任职,其他人则时聚时散。当社会安定时,他们煮茶烹茗,吟诗作文;而当社会动荡,时局有变,他们成为竟陵王的政治谋臣。

齐武帝以天子的气度默许了萧子良在文学和佛学上的沉迷,以及西邸派